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春秋二十七

李氏立道春秋貫串

佚

鄧文原志墓曰李氏世居處之龍泉先生諱立道字成甫爲湖州歸安尉推恩擇山水勝地便禄養祖妣

授臨汝書院山長未赴而卒嘗手抄春秋左氏傳考

摭史記國語諸國名謚同異及論著事變顛末名曰

春秋貫串

彭氏 絲 春秋辨疑

未見

劉氏 淵 春秋例義

佚

春秋續傳記

佚

左傳紀事本末

佚

胡氏炳文春秋集解　指掌圖

俱未見

陳氏櫟春秋三傳節注

未見

熊氏復春秋會傳或作成紀

未見

吳澂序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乎中矣世之學春秋者率謂聖人有意於襃貶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而況後之注釋者乎或棄經而任傳或臆度而巧説幾若舞文弄法之吏然觀者見其不背於理不傷於教莫之瑕疵又孰能紬繹屬辭比事之文而得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哉漢儒不合不公無足道千載之下超然獨

究聖人之旨唯唐啖趙二家宋清江劉氏抑其次也

澂嘗因三傳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不敢以示

人今豫章熊復庶可所輯會傳同者已十之七八諸

家注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也熊君謹厚醇正

篤志務學其可為通經之士云

南昌府志復字庶可新建人以五經教授鄉里四方

來學者常數百人門人稱之曰西雨先生

徐氏安道左傳事類

未見

吳澂序曰杜元凱讀左傳法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淵哉乎其言也豈惟讀左傳宜然凡讀他書皆然朱元明以徐安道所輯左傳事類示予夫作文欲用事而資檢閱記纂不為無功也用心如此亦勤矣以此之勤循元凱之法俾左氏一書融液貫徹於胸中儻有所用隨取隨足無施而不可

其功猶有出於記纂之外者安道試就李父半溪翁
質之
張氏鑑春秋綱常
佚
吳澂序曰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
取焉以其二字足以該一經之旨也古今春秋傳序
注家奚翅百數或間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葢未
之見淮西張鑑所述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

行書字有高低而已觀其序例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眞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於千萬世旨哉書乎余故識其篇端

程氏直方春秋諸傳考正

未見

春秋會通

未見

俞氏皐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二十卷

存

皐自述凡例曰自晉杜氏注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考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為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為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

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例拘也且如殊會其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為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又如歸來歸復歸歸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婦人謂嫁曰歸而書來歸則出也諸國君大夫出奔而復則書歸而書復歸則義不當復也天王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襚此譏其過時始至之失也至於季子來歸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之田此又喜其歸異其詞以嘉之也凡
此皆辭同而義不同者也又如國君奔一也而内奔
書遜弑君一也而内弑書薨不地殺公子一也而内
殺公子書刺凡此皆事同而辭不同者又如易田書
假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曰鄭因會伐而朝書如凡
此之類乃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也是皆

不可以例拘也學者誠能熟玩程子傳以求其意至於沈潛反復一旦豁然貫通庶乎可窺聖人用心之萬一也又奚待愚言之贅云

吳澂序曰古之學者醇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氏穀梁氏之徒既傳其師之說以為傳而其間有稱子公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以為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臆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

氏啖辛而師啖之友趙氏遂合二師之說爲纂例爲辨疑等書至今啖趙之學得以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臯其學博其才優其質美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集傳釋義經文之下融㑹衆說擇之精語之審粹然無疵經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喜其有醇厚篤實之風乃爲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

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皐字心遠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矣予是以喜之之深也

張萱曰元泰定間新安俞皐述取諸家之說融會之系以三傳其大旨宗趙良鈞

黃虞稷曰皐字心遠新安人泰定間師事宋進士趙良鈞良鈞仕宋為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

授鄉里皐以所聞於師者發明經旨分别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未及

程氏（龍）春秋辨疑

佚

葉氏（正道）左氏窺斑

佚

戴表元序曰夫子没遺言之著於世者為經學者各為説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

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為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删繁去滯定為一書以達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凋槁

以為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以來皆直取春秋為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攷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峯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班示予予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由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已脫稿久矣嗟夫此豈若予年少退惰不自力者

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吳氏 化龍 左氏蒙求

佚

戴表元序曰吳伯秀為鄉校諸生時予與之寒同枕飢同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予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辦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嵬

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為為儒不當如是邪别十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攸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亦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時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顔蒼髪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予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辨治衣食尋計取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

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紬理纂輯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為蒙求以便學者余讀之如斵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槁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

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俞氏漢春秋傳

三十卷

佚

紹興府志俞漢字仲雲諸暨人撰春秋三十卷進呈書付禮部刊行辟為儒學官不就卒友人私謚曰文惠

黃虞稷曰字仲雲諸暨人所纂書元時命禮部下江

浙儒學刊板授書院山長不赴

單氏_{庚金}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

佚

春秋傳說集畧

十二卷

佚

戴表元作志曰剡源有為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

字君範不得志於貢舉隱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其書已脫稿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為春秋傳說集畧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為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

劉氏莊孫春秋本義

二十卷

佚

袁桷曰劉隱君論春秋為魯史之舊是則發先儒之遺旨

陳氏則通鐵山先生春秋提綱

十卷

存

胡光世序曰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

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櫽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濶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鋟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㺯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王氏中子　春秋類傳

未見

吳澂曰巽卿春秋類傳極佳雖有一二處與鄙說不同然大綱領皆精當

田澤曰春秋一經後儒之說但祖三傳如釋例長歷集解調人繁露義函之類開於世者不啻百餘家不為不多然元年春王正月之義終無確論雖胡氏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楊氏有改正之論而學者質以古

今之正義終不能無疑是皆守三傳之失昧作經之旨故也蜀儒王申子所解春秋類傳則曰有貶無褒乃夫子一部法書出乎周公之禮則入乎夫子之法撥亂反正無罪不書其志封疆者所以著侵奪之罪也其志世次者所以著篡弒之罪也志禮樂志正朔者著僭竊無王之罪也志官職志兵刑者著違制害民之罪也謂侯國不合自稱元年故書元年謂魯不合以子月為春故書春謂舉世不知有王故書王謂

子月非正月故書正發此義例類成一書皆先賢所未發深得聖人之本旨

呂氏椿春秋精義

佚

閩書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卯葵學隱居教授

郭氏隍春秋傳論隍或作鍠

十卷

佚

長樂縣志郭陛字德基宋紹定進士至元中泉山書院山長遷吳江州教授再調興化有春秋傳論十卷四書易皆有述人稱梅西先生

吳氏澂春秋纂言

十二卷總例三卷

存

澂自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澂既采

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倣纂例為總例七篇初一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必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義微矣而執謙自謂之竊取區區末學詎可得與聞乎

黄虞稷曰草廬春秋纂言嘉靖中嘉興知府蔣若愚

刻之郡齋湛若水為之序

齊氏履謙春秋諸國統紀

六卷

存

履謙自序曰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

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

皆務以褒貶為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為叙類私之巾篋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或可以尋究云

吳澂序曰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没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而述於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

始知詩之不為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為襃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襃貶之獘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襃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為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為榮辱其君

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説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内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特見各傳於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

可靡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耳而非苟為言也不具九方皐相馬之眼者又焉能識之伯恒父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與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柳貫跋曰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

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謂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於詳内畧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為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名號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則柏翳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肖夏后氏之肖槩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

遏亂畧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偪外患日侵誓盟征伐彼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皦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廌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舉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為為魯而作則始隱終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為天下乎抑私

一魯乎艱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癈矣比來京師常
願求之大方以祛夫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
春秋以同會異以一統萬葢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
史記而為之者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
於魯尊為内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
懲僭以正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
之中者則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奥云耳予何言焉買
既得而誦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

嘗知春秋幾何不為孔門游夏之罪人哉

潘氏迪春秋述解

佚

安氏熙春秋左氏綱目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深於六經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敘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

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
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覩春秋者可以考
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
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絕筆於莊公十二年

劉氏彭壽春秋正經句釋

佚

春秋澤存

佚

歐陽原功志曰彭壽字壽翁辟衡山縣教諭樂士習之美遂留居焉以春秋登第賜同進士出身終淳安縣尹

按壽翁為象環先生淵之子其曰春秋澤存者衍父書而作也

臧氏夢解春秋發微

一卷

佚

吳氏迂左傳義例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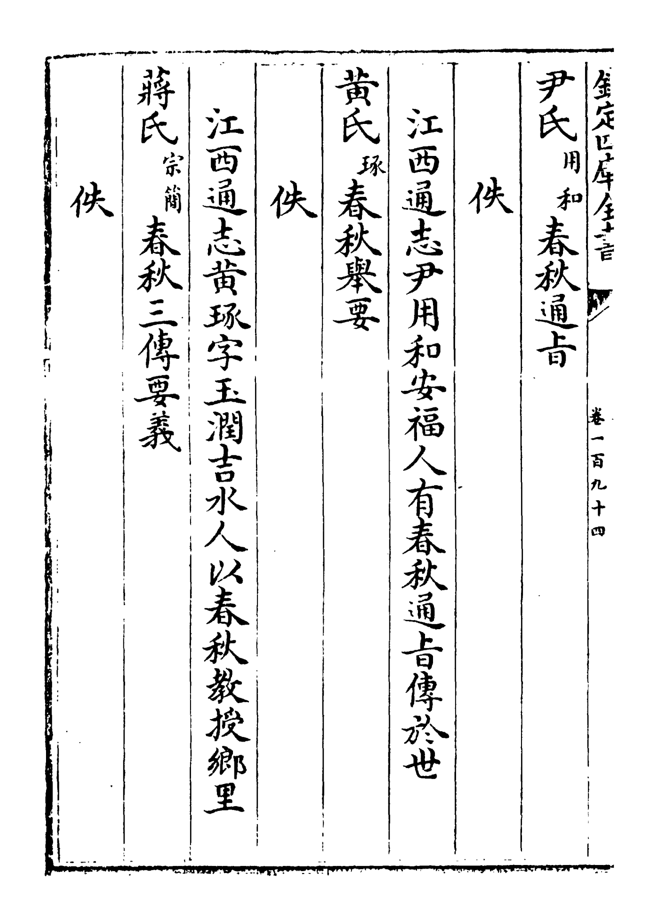
左傳分記

佚

李氏應龍春秋纂例

佚

閩書李應龍字玉林光澤人至元中薦為白鹿洞書院山長及漳州路儒學教授俱不赴



尹氏用和春秋通旨

佚

江西通志尹用和安福人有春秋通旨傳於世

黄氏琢春秋舉要

佚

江西通志黄琢字玉潤吉水人以春秋教授鄉里

蔣氏宗簡春秋三傳要義

佚

許氏謙春秋温故管闚

未見

陸元輔曰先生於春秋有温故管闚又著三傳義例

義例未成

黄氏景昌春秋公穀舉傳

佚

吴萊序曰黄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

秋舉傳論一編屛除専門摎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

然後止葢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賛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説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祕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収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

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澀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襃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

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弑攘奪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末始祕不以示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葢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

雜立凡例廣采他説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黄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讐將天下之理不協於克一而後世之譏且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黄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

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黄子之意也　又曰黄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婺之浦江人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

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晰文極多此最其善持論者

張氏君立春秋集議

佚

許有壬序曰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為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為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皆號精當而世之

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各家名氏者况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為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

義也如此則傳注之説可泥於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畧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議擷衆長萃於一歴歴精至觀其自序葢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議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廻觀集議心目瞭然與聞人之説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傳註而

已乎

楊氏如山春秋旨要

十卷

佚

鎮江府志楊如山字少游蜀嘉定州人宋末游江南四請漕舉宋亡不仕大德間起為淮海書院山長因家京口著春秋旨要十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八

程氏端學春秋本義

三十卷

存

春秋三傳辨疑

二十卷

存

春秋或問

十卷

存

端學自序本義曰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

辨王霸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

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

名分正上明下順內修外附民志既安奸僞不作孔子生於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四夷內侵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薦臻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矣知非常則知己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

已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之謂也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

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抵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卒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沖孫泰山劉原父葉石林陳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樸鄉李秀巖戴岷隱趙木訥黃東發趙汸南諸儒傑然欲埽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採

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己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説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能窺測然知本君

子或有取焉耳

張天祐序曰四明時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有能盡合聖人作經之初意於是本程朱之論殫平生心力輯諸說之合經旨者爲本義以發之訂三傳之不合於經者爲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作或問以明之書成而先生卒翰苑諸公欲進於朝由是移文浙東憲司俾鋟梓以傳遠遂牒本道帥府於縣管七路儒學出帑以助之

至正三年夏五月命工因循未克就五年冬十一月僉憲索公士巖巡歷至郡久知是書能折衷諸說辨析精詳深得聖人之旨不可緩也委自監郡與天祐提督刊梓愚不敏仰承所託朝夕視事不一月而工畢實是年之十二月甲子也天祐備員府幕與先生之兄敬叔父交且久今又獲見此書之成故樂而道之也然此特記其歲月云爾若夫此書之發揮聖經嘉惠後學則亦不待贅述

張萱曰元至正間四明程端學本程子之學折衷百家而爲之説

寧波府志程端學字時叔慶元人至治元年進士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在國學時慨春秋在六籍中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

黄虞稷曰端學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説徧索前

代說春秋凡百三十家折衷同異湛思二十餘年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又綱領一卷所以著作之意也

黄氏清老春秋經旨

未見

閩書黄清老字子肅邵武人累官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

者號爲棋水先生

蘇天爵作碑曰閩有名士黄清老由進士起家累遷

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著春秋經旨若干卷

四書一貫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

俞氏師魯春秋說

未見

徽州府志俞師魯字唯道婺源人至治中薦授廣德

路學教授改松江府知事

戚氏崇僧春秋纂例原旨

三卷

未見

春秋學講

一卷

未見

黄溍作墓志曰君諱崇僧字仲咸金華人從鄉先生

許公講道於東陽之八華山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

家呂公汲創義塾聚族人子弟使就學委君主教事
扁其室曰朝陽人稱之曰朝陽先生

馮氏翼翁春秋集解

佚

春秋大義

佚

鄭氏杓春秋解義或作表義

佚

閩書杓字子經福州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

袁氏桷春秋說

佚

鄧氏淳翁春秋集傳

佚

袁桷序曰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粤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紀載之法號稱近古

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於戰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刧凌據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於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夲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别爲之書以信於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爲襃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轇轕

瓬槧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辨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不相並而玩獵捜撏髣具音聲益遺具形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於内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闇而日章墜而復完則

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為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吳氏璥麟經賦

一卷

佚

嚴州府志暾字朝陽淳安人泰定中登第仕峡州路

經歷方道叡師之

林氏泉生春秋論斷

佚

吳海志墓并狀曰公諱泉生字清源居永福章山治

春秋獨得微旨天歷庚午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

福清州事遷永嘉縣尹調漳府推官陞奉政大夫知

福州事擢翰林待制退居名入爲翰林直學士卒謚

文敏公文辭名海内選於春秋爲四方學者所宗其

著述有春秋論斷

劉氏聞春秋通旨

佚

江西通志劉聞字文庭安福人天歷進士官太常博

士遷翰林院編修進修撰出知沔陽府

方氏道叡春秋集釋

十卷

未見

浙江通志方逌闢字以愚淳安人逢辰曾孫至順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調嘉興推官再調抗州判官洪武初再名不起

李氏昶春秋左氏遺意

二十卷

佚

元史類編李昶字士都東平人累官吏部尚書

黄虞稷曰昶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
旨昶承家學集諸家之說而折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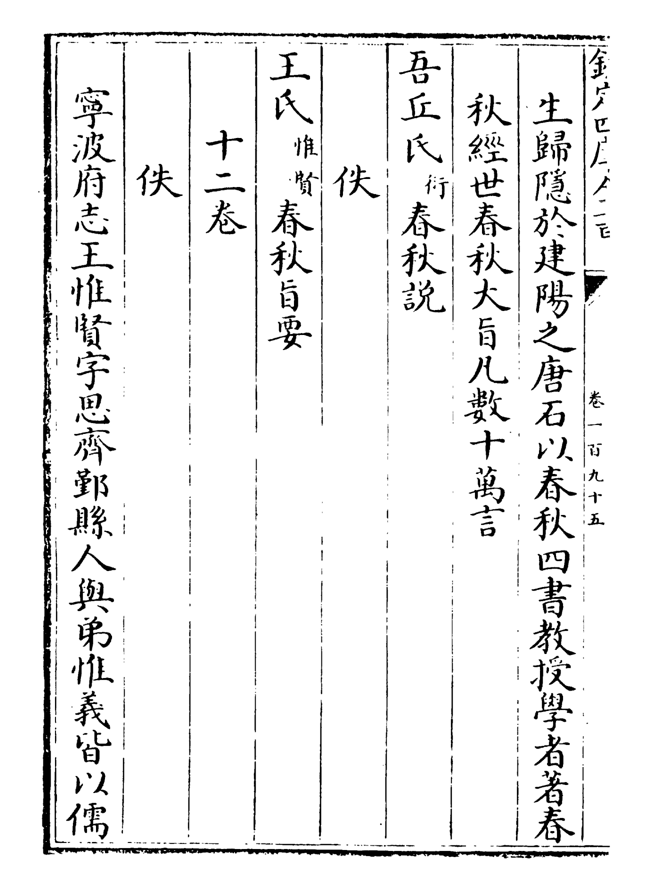
蘇氏壽元春秋經世

佚

春秋大旨

佚

蔣易曰北谿先生字伯鸞又字仁仲福安人弱冠游
太學連魁三館時太學生至京師者皆授郡博士先



生歸隱於建陽之唐石以春秋四書教授學者著春秋經世春秋大旨凡數十萬言

吾丘氏衍春秋說

佚

王氏惟賢春秋旨要

十二卷

佚

寧波府志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

名

萬氏思恭春秋百問

六卷

佚

楊維楨序曰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葢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李成李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樸以其傳之不廣也

特錄諸梓而徵予爲序是書也失其首辭久矣不知爲何人所著或以爲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爲何時人觀其設爲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實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祕所授而未及板行於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祕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已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

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疑疑而未求釋於心而遽觀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不爲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廣傳也爲益爲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按春秋百問作於萬思恭汪氏纂疏嘗采其說

曾氏震春秋五傳

佚

李祁序曰春秋經世之書其記約其志詳其旨意深以遠左氏公穀各以其所傳聞意見爲傳不無異同自是以來諸儒亦以其說名家至胡氏傳出而諸說始略有折衷矣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立法之意至爲精詳然學者困於繙閱每歎未有能合爲一書者廬陵樵南曾君震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次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附於後蓋陳氏之於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霸之盛衰反覆乎

夷夏之消長又推明左氏不書之㫖以觀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於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焉其有便於學者甚大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注其下而又别爲類編以附於卷其有助於學者甚溥或者謂此書無所取舍不能成一家書予謂使曾君以一己之見取諸說而取舍之其是非可否未必使人人合意是亦曾氏之書而已非天下之書也今備列五傳使學者自擇焉豈非斯文之大全與書成而

鋟梓乃復得安成劉鼎安力相其成其有功於斯文

又甚溥予喜是書之有成而又嘉劉氏之能相之也

故爲記之若夫擇諸說之長以求合乎聖人之旨意

則又存諸其人焉

張氏樞春秋三傳歸一義

三十卷

佚

黄溍作墓表曰徵士金華張樞子長言學春秋者必

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

金華府志張樞東陽人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爲長史辭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名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仍以病辭歸卒

汪氏汝懋春秋大義

一百卷

佚

戴良作志曰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以薦授丹陽縣學教諭陞鄉郡教授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

梅氏致春秋編類二十卷

未見

鍾氏 伯紀 春秋案斷補遺

佚

戴良序曰春秋案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其意以爲學春秋者多惑於傳家襃貶之說而經旨有不明其能脫去宿獘一以經文爲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而或昧焉今故採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下間有未足則以己意補之而

題以今名蓋取程叔子傳爲案經爲斷語也予讀之
而歎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
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徵矣然左氏熟
於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害乎理之
正者要不能無至唐啖趙師友者出始知以聖人手
筆之書折衷諸家之是非而傳已亡逸繼是而後爲
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言雖互有得失能不傅會三
家之說者鮮矣胡康侯得程子之學慨然有志於發

揮而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痛千餘年聖經遭王臨川之禁錮乘其新敗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爲亂賊者增懼若夫聖人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如何也然自當時指爲復讐之書而不敢廢太學以之課講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爲主本則以三綱九法槩然具見於是書而場屋之腐生山林之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有可憫念者矣然則學春秋者亦

将何所折衷乎竊嘗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志在春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紊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夫子之刑書而天門王氏亦曰春秋一經無罪者不書惟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

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於夫子之自道與夫孟子之所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下既不惑於襃貶之說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摭諸家之博聞內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善學者焉然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論者為多是可以見其折衷

之所在矣余自幼歲即知讀是經而山林孤陋之風科舉利祿之念或不能無故其所學不過曲士腐生之爲耳烏覩所謂經之義聖人之藴哉及識先生於浦陽始聞其說而悅之至其成書則未之見焉近來淞上亟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錄以示且曰使可傳也幸爲我序之嗟乎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孔孟之遺意以折衷諸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故讀先生之書譬諸飫芻豢之旨病夏畦之苦而得

一句之清泉甘露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不有待於區區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旨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書姑書此以爲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潘氏著聖筆全經

佚

貢師泰志墓曰君諱著字溥民嘉興人受易於竹岡葉氏再從吳朝陽氏受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

里書院直學尋爲廣德學録改銅陵教諭以内艱去服除調烏程終湖州路儒學正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九

吳氏師道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吳淵穎集作補說

十二卷

未見

師道自序曰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

可盡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盡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說者謂三子皆口傳授之學者乃著竹帛而題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謬而濫說往往附益其中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啖趙氏以來始有所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蘇許呂氏各稱名家槩不能無異於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是書以傳爲案經爲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於大義嘗發其端中更王氏以私

意廢格咸所憤歎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讀是經大綱本孟子微辭祖程氏根據正矣自謂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傳有乖繆則棄而信經又謂左氏博通諸史叙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既久寖失本真要在詳攷而精擇之可謂通而不固者也然自今觀之信經棄傳者殊少眩惑於左氏者尚多未免迂經旨以從紀載之誤不得已而閒採諸家意雖近厚而不自知其失也若其憤王氏廢經之害閔衰世而憂弱主

因說以寓諫諷故其爲言或勁而微過激而小不平其他義之不足以示勸戒者多闕勿論大要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爲主則不可皆也故子朱子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夫曰穿鑿則不可謂之義理蓋義理正而事情未必然故曰以義理穿鑿耳且朱子考訂諸經畧備獨春秋一字弗之及嘗恨不見國史終莫知聖人筆削之旨又曰已與聖人神交心契然後可斷其書吁國史豈復可見聖人

如天天豈易知蓋有測焉而偶合者矣朱子雖不滿於胡氏而終許其大義之正則談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焉者也方今設科表章與三傳並學者宗之宜矣而議者猶或病之閒嘗反覆誦詠輒以所未安者疏而辨之其或事義足相發明者附以見焉雖冒昧不避而庶幾察於胡之大意因以識陋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驗諸他日進學之工顧爲是書忠臣而異於讒賊者是則區區之志也

吳萊序曰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況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間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予嘗論春秋

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耳自魯史而爲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臯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曽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

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閒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

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末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爲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

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寖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爲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爲傅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爲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

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旨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

矣

吳氏萊春秋傳授譜

一卷

未見

萊自序曰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没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

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絶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

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讙咋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絶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

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諗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

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

二卷

未見

萊自序曰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

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也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葢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曽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葢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處此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

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奸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也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

室猶欲自用焉不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葢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强爲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

聖人之權者先儒葢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宋濂作碑曰先生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如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别如春秋

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

吳氏儀春秋稗傳

未見

春秋類編

未見

春秋五傳論辨

未見

宋濂曰金谿吳先生儀明善登鄉先達虞文靖公之

門博極羣書至正丙申舉於鄉會海内兵起無意北上下帷講授凡所敷繹皆五經奥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專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稗傳曰類編曰五傳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

黄虞稷曰明善金谿人時稱為東吴先生伯宗之父也

黄氏澤春秋旨要

佚

三傳義例考

佚

春秋筆削本旨

佚

春秋諸侯取女立子通考

佚

趙汸狀曰先生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

其大要則在考核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訖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

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又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

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乃作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具全觧則未嘗脫豪以示人也

阜爾康曰先生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其見於師說者足參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覩全書微旨未暢

王氏 元杰 春秋讞義

十二卷

存

干文傳序曰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爲萬世立王法敦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也周德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横流綱淪法斁亂亦極矣夫子生於斯時慨聖王之不作慮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於是假魯史以

修春秋示褎貶以寓王法其義則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道之日月也曲禮隳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刑罰濫法度差春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髙卑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旨微而逺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之心見

於經猶元氣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本於心事有萬變之不同理無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心萬象異形而同體聖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其理一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間

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
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理此心未嘗
外於語言文字間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於
千載之上易禮詩書俱著訓辭獨於是經未聞著釋
中吳王元杰子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考求易經
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四書集注集義語錄紫陽
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
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詞目曰春秋讞義

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言古今事物之變微辭與義何敢仰窺聖人之精微其餘尊君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

黄虞稷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閒領薦值兵興不復仕教授於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七至二百

詳校官編修臣李尭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慭意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

鄭氏玉春秋經傳闕疑

四十五卷

存

玉自序曰嗚呼夫子集羣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

大用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爲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内夏而外夷其爲目也則因講信修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爲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爲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

知其與天為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為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

意則若故為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為說家自為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為今之計宜博采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謬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

某也非其人也閻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爲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爲目而小字疏之於下叙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爲訓觧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爲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爲附會必欲獄得其情事得其實則以經之

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意奥固非淺見臆説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强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

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觧固有當闕之疑某之爲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爲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葢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覆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況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忘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焉

徐尊生曰讀春秋經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只闕疑二字可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

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

裔孫獻文後序曰闕疑者先世祖師山公所集也公覃思理學發明經旨於春秋有闕疑於易有附注從徒數百教化大行至正中徵爲翰林待制至上都遇疾而還時四方大亂我太祖起兵淮左自稱吳公丁酉秋命鄧愈取徽州明年强致先生從政弗屈臨卒以闕疑屬門人王友直播行之而不克荷又遭族氏內相搆惡其書日晦雖有達者亦不爲意嗚呼豐城

之劍非雷煥不能知荆山之璞遇卞和而後爲寶自公至今二百餘年始一見之家居不啻如獲拱璧然遺亡數卷搜求半載偶於宗人笥中得錄爲全書噫亦難矣顧以傳寫脱誤字意舛訛文也不肖嘗竊病之趨庭之暇參互考正求合義焉或難曰春秋於宗國率多婉辭今子先哲纂是書也將以繼往開來而是非無隱得無戾乎予曰不然春秋褒貶之書也尊王賤霸歸於中道耳所以經明大義傳闡幽微若夫

襲陋承訛膠於偏見致經本旨黯然弗彰具呇滋甚且仲臆說以害公議回德以誤後人爲有識者所詆又何以揄揚先烈而垂法將來難者唯唯而退於是歷叙此書顯晦之迹以見繼述之艱云

陸元輔曰春秋闕疑師山集羣儒之說而畧參已意爲之予嘗得抄本於張庶常溥家凡十四冊板心有師山書院四字因久客京師家人移居失去至今思之如喪良朋也

李氏廉春秋諸傳會通

二十四卷萬歴書目二十卷

存

廉自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奥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髙

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觧與其餘諸家之緒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予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覩近來

書肆所刊此經類傳所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别不能無憾於是不揣譾陋盡取諸傳會萃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説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

揭恭乃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於篇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

梁寅曰安成李君廉行簡舉於鄉以春秋冠江西之士及再舉遂登進士第授豫章郡録事

楊士竒曰春秋會通二十四卷予家所藏者分為四冊吾郡安福李廉先生所輯先生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贑州路

信豐縣尹後遇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
屬南北道梗不能達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國朝修
元史時先生相知者無在當路有司又不知采錄以
聞故不得列諸史傳於是世之知先生益少矣夫士
君子所爲求安於其心而已豈計其在外者然先賢
後學所取正也曷可泯而弗著哉今世所傳先生死
事者見於元江西廉訪使趙準求贈謚咨文予近得
於翰林庶吉士周忱家謹錄置此書之後使後之學

者知先生於春秋不徒能明之蓋煒然於科目有光也

張萱曰元至正間廬陵李廉編先左氏次公穀次杜氏何氏范氏次疏義總之以胡氏爲主而陳氏之後傳張氏之集傳皆並列之

王氏莊春秋釋疑

佚

宋善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其辭嚴其義精當

時高弟若游夏之徒尚不能贊一辭况去聖既遠公穀左氏互有得失專門之學各尊所聞而不能以相通甲是乙非紛如聚訟學者莫知適從非夫博雅君子卓然遠識者孰能會衆說而一之哉惟南昌守王侯莊當昔未仕之時潛心是書聖經賢傳靡不貫通乃取諸家之說反覆尋究參互考訂設爲問答以釋羣疑袪衆惑間嘗出以示予伏而讀之若網之在綱粲然有條而不紊若珠之在貫繹乎相屬而無間可

謂明白簡要者矣侯因請予序諸卷端予惟昔殷侍
御注公羊春秋既成而以序文屬諸韓子韓子之學
不可謂不博矣而猶自視歉然願得先執經以傳所
學然後秉筆以序其注其不敢苟也如此若善者孤
陋草疎雖嘗習讀然於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法褒善
貶惡之微旨則茫乎其未有聞也雖欲挂名卷端自
託不朽得無犯不韙之罪歟然近年以來經學寥寥
學者無所師承是編若出使諸生習而通之豈不足

以辨疑解惑開發聰明故承侯之命不復辭謹識之卷端俾習是經者得而覽焉庶亦知趨向取舍之正云

曹氏元博左氏本末

未見

楊維楨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爲聖經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

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挍祕書見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爲聖門弟子又身爲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爲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雲間曹元博氏

復案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爲左氏叙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訂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爲仲尼素臣杜征南作注爲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爲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駮過於誣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爲邱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魏氏德剛春秋左氏傳類編

未見

楊維楨序曰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白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於是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又執經

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貲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各爲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葢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爲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葢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

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勉之哉

陳氏植春秋玉鑰匙

一卷

存

黄虞稷曰永豐人元李齊榜進士官翰林待制

陳氏大倫春秋手鏡

佚

紹興府志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學於吳淵穎絕意仕進以教授爲業

魯氏真春秋寀斷

佚

楊氏維楨春秋定是錄或作春秋大意

未見

維楨自序曰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贅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劄盲而祛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日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子怪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由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

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以翳者也維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爲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日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焉耳後之君子儻以錄猶未是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左氏君子議

未見

春秋胡傳補正

未見

王氏相春秋主意

十卷

佚

劉三吾表墓曰相字吾素吉水人元延祐中宋本榜

進士以吳當余闕薦官國子助教尋擢翰林修撰兼

國史編修官

魯氏淵春秋節傳

佚

浙江通志魯淵字道源淳安人至正辛卯舉進士爲

華亭丞入明聘不起學者稱岐山先生

蔡氏深春秋纂

十卷

佚

黄虞稷曰深字淵仲江西樂平人元徽州路學教授明初陶安薦其學以老疾辭不赴

張氏失名春秋經説

佚

張以寧序曰詩有序乎古無有也春秋有傳乎古無有也曷爲無有也詩有序春秋有傳則定於一矣四詩三傳何其言人人若是殊乎古者詩以誦不以讀

以聲不以文義其無序故也史記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十六年壬戌孔子卒春秋者聖人晚年之書乎定哀之際多微辭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當其時傳宜未之有也當其時未之有則傳之者後之人也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

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由唐宋以來能不惑乎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徽國朱文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今參政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備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且聖人之作春秋豈徒託之空言將以見諸行事撥亂世反之正耳先生難進而易退其仕也以道其言於當世一皆深明治亂之

源欲爲國家建萬世不拔之基君子以爲深知春秋
善學孔子以寧忝以是經第有司而用世實甚迂恐
終湮沒而無聞也讀先生之書惕然愧以思惟當棄
去微官以相從畢力於羣經庶其可以附所見而或
有傳乎

陳氏失名春秋類編傳集

佚

吳澂序曰析輪輿蓋軫而求車然後有以識完車之

體指棟梁桷榱而求室然後有以識全室之功專室
非有假於分而求其所以爲完專全室不若是其詳
不可也朱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
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
嶽徙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
聖人作經之旨哉進賢陳君某示予所著春秋類編
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廣例倫類粲然蓋有

得於子朱子之教者也春秋非有假分合於人也如是而求之庶幾有以得其全耳夫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所以合比事所以析不知比事是舍輪輿蓋軫而言車離棟梁楹宋而求室也知比事而不知屬辭則車輿室具亡别於化工山嶽乎何有陳君其有以識是乎夫極其精所以盡其大也不盡其大無以得其全體陳君其有以識是矣

費氏春秋歸

佚

按貢師泰有題費秀才所著春秋歸詩云雲滿青山雪滿頭一生辛苦著春秋抱書不向公車獻遣使須煩謁者求翁子行年當富貴虞卿終老豈窮愁玉杯繁露應非舊更請先生爲挍讐今其書不復可得并名字亦無攷矣

亡名氏春秋通天竅

一卷

未見

春秋透天關

二卷

未見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